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四 起義熙元年
盡義熙四年

安皇帝己

己義熙元年

魏拓拔珪天賜二年燕慕容熙光始五年秦姚興宏始七年南燕慕容超太上元年北凉沮渠蒙遜永安

五年西凉李嵩建初元年

春正月帝在江陵 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

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

江津成在江陵南臨江許州記曰江陵縣東三里有津縣水經注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牧回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

上有奉城江津長所治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

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

水經注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故城感所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

又東注進屯紀南

郡志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振詔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

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于豫章口

水經注江水過江陵而東得豫章口

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十

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于沮川

水經注沮水出漢南陽郡蔡陽縣東南大洪山東南乙未詔大處

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江陵之平劉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

功而自居其末故有是詔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

于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

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甯州

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于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潛之溫楷

皆奔秦初辛恭靖與澹之皆陷于秦及桓元執政使人聘秦以請
二人秦王興畱恭靖而遣澹之臨行謂之曰桓元不推計歷運將
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
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至是果如其言 燕王熙伐高句麗
符后從行戊申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剗平其城
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 初鳩摩羅什
在龜茲其母往天竺修道道成進登第三果謂什曰方等深教不
可思議爾應大闢其丹傳之東土但于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
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悟矇俗雖復身當鼎鑊
苦而無恨什在涼州積年以呂光父子不能宏道故蘊其深解無
所宣化及涼亡秦王興乃迎致什待以國師之禮奉之如神親帥

羣臣及沙門聽什講佛經又命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

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

譯靜也寂也傳燈錄曰譯有五有凡夫譯有外道譯有小乘譯有大乘譯

有最上

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什之

翻譯經論也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什每與叡言西方詞

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

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但改胡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

失味乃令歐噦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

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翻于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

實相論二卷并著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詞旨婉約莫非元妙

興嘗問什曰三世之說人多未信余以爲過去雖滅其理常在譬

若足之履地眞足雖往厥迹猶存什曰從心生心如從穀生穀六
識之意識皆依已滅之意識爲本而生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大
品云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不離過去如此之謂
也什爲人神情鑒徹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
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嘗講經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
門千餘人肅容觀聽什忽下高座謂興曰有二小兒登我肩欲墮
須婦人興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旦後世何可使
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
立解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欲效之者什乃聚鍼盈鉢謂曰若能相
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鍼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什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采蓮花勿取臭泥

也時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
年而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于來生耳居秦九年而疾作與眾僧
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凡所宣譯流傳
後世咸共宏通今與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果無謬者當使焚身
之後舌不焦爛及卒與于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
惟舌不爛初什在長安納室其師佛陀耶舍在沙勒國聞之曰什
如好緣何可使入荊棘邪 乞伏乾歸繫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
斬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國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王烏視熊
紇堤一名大孩胡國作胡國視熊
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莫何山在西傾山東白
北西傾亦名強羣山白
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
谷渾復興沙濊諸戎皆附之段國白澆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
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

西極大揚川望之若人委蘭棘于地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川回數
百里淺水出巖臺山東北逕吐谷渾中自洮巖南北三百里中地
草皆是龍須而無樵柴
謂之澗川○澗音強
西涼公苻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

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開行奉表詣建康二

月丁巳詔秦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

秦帝東還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

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琰出外水蜀有內水外水內水涪

于岷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

水經注涪水自南安郡南流其枝流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

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又曰江水東絕緣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

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沈約宋志五城縣屬廣漢郡

晉武帝咸寧四年立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發五縣人尉部主之

郡元武縣舊曰仇陽元武縣唐屬梓州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為

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

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于輿還襲毛瑾于涪城樓

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據晉書毛璩傳略城去成都四百里聞變奔還

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

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且有流離逃叛分配軍營者爲營戶殺璩及弟琰滅其家縱

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于

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癸

亥魏主珪還自豺山罷尙書三十六曹 三月桓振自郾城襲江

陵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郾城古郾子之國振先逃于郾川郾城蓋在郾川也荆州刺史司馬休之

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

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戈躬自突

陳戰于沙橋流矢傷懷肅額眾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

倉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休之反鎮執
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
請罪詔令復職尙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
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
好之故不習耳庾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
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
毅爲左將軍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
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爲征虜將
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尙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官
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爲荆
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爲劉敬宣甯朔參軍時人或以雄

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
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尙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
禍耳穀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劉敬宣不豫
建議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
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郡實爲過優尋矩復爲江州尤用
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内史宣城多山縣
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
悉罷私屯惟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裕
乃大加寵任欲令立功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
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
未暇征討王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循遣劉裕益

智粽

本草曰益智子生崑崙國今嶺南州郡往往有之舊徵交州記曰益智葉如薏苡莖如竹箒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

白滑圓破去之蜜煮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爲平

南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

眷士感知已實思報答但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

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可以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

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

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

遣隱之與誕俱還隱之字處默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

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歔菽不饗非其粟儻石無儲不

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一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

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恆有雙鶴警叫及祥

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投箸爲之
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好料理此人及康伯爲吏部
尙書隱之遂階清級兄坦之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
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
文帝乃止累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常
澣衣披絮自廣州歸數畝小宅籬垣仄陋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
裕欲爲起宅固辭遷中領軍每月初得祿裁畱身糧其餘悉分振
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布衣妻子不
需寸祿嘗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
婢牽一大賈之此外蕭然無辦 初南燕主慕容德仕秦爲張掖太

守其兄納蔽燕之北海王也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畱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主坐舉兵于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

秦徙涼州民事見上卷元興二年

平卒超號動經旬超母謂

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于是娶之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恐爲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于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眞狂

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荅興謂
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癢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
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潛往視之辯因鄉人宗
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宗正以官爲氏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
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曰
向見北海王子天姿宏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
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始元五年今安知非此類也不
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
固以金刀獻于備德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
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
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乃爲超起第于萬春門內朝夕

觀之超亦漢達其旨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密

望翕然歸之

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

義陽王璠子河間王洪生子咸使封章武傳至

孫無弼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之秀範之子也

及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秀妻桓

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桓元餘黨桓亮苻宏等擁眾寇亂郡縣

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祿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

毅爲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東五郡

軍事會稽內史

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爲援

隆安五年劉該固嘗降魏矣沈

約曰江左青州治廣陵

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六月魏豫州刺

史索度真大將斛斯蘭

斛斯亦虜姓也

寇徐州圍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

城內史道憐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斬該及全魏兵敗走龍

符懷玉之弟也

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將軍斂俱

攻漢中

敏羌之種姓俱其名

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

請降于秦秦以盛爲都督益甯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

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元興復晉

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

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八月天鳴東廂 燕遼西太守

邵顏有罪亡命爲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

汝水竭

汝當作女郭緣

生述征記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冢東有女水或曰齊桓公

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

政薄則津竭地理志趙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晉入鉅定南燕

鉅定即漢鉅定地晉書地理志女水出齊國東安平縣東北

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

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

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頃不能言段后大呼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年七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南海王濔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程陽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尙書令封孚爲太尉薊仲爲司空封嵩爲尙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于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

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荊州刺史魏詠之卒江陵令羅修謀

舉兵襲江陵奉王慧龍爲主劉裕以并州刺史劉道規爲都督荆

甯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修不果發奉慧龍奔秦

慧龍得免見上卷元興元年

詠之字長道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

相者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仲堪憐之召醫視焉醫曰可割而補也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亦當忍之況百日耶仲堪于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進薄粥百日而愈仲堪厚資遣

之初爲州主簿求見桓元元鄙其精神不倚謂坐客曰庸神而宅
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後與劉裕唱義竟滅元詠之初在
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
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乞伏乾歸伐仇池爲楊盛所敗 西

涼公裔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口通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爲建

康太守鎮樂涪

漢志樂涪郡屬涪郡張氏分爲建康郡

貝朱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

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肅手令戒諸子曰吾自立身不
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
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豈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
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
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

吾敕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
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
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勸念寬恕審而後與眾之
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黜刑獄忍煩擾存
高年恤喪病勤省接按聽訟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輕加聲色
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閒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
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咨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
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貴心勿忘須臾僚佐已
病盡禮承敬燕饗饌食事事關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
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
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姻親相

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回謂當隨方斟酌吾莅事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眾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滌疵除垢朝為寇讎夕委心管雖未足希準古人粗無負于新哲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

人也 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徙鮮卑山魏書龍中部酋軻比能

乘驚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部眾遂散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後自號曰契丹種類繁盛

丙戌熙二年

魏拓跋珪天賜三年燕慕容熙光始六年秦姚興宏始八年南燕慕容超太上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

六年西涼李暠建初二年

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射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

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太守雖置而未臨民功

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益州刺史司馬榮期肇譙明

子于白帝破之

燕王熙與苻后至陞北

陞北冷陞山之北也

畏契丹之眾

欲還符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南燕主超猜虐

日甚政出權倖盤于游畋封李韓諱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

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

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

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桓元之亂河閒王曇之子國璠收

璠奔南燕河閒王離死無後元帝以彭城王植子融為嗣嗣薨又

之魏國鎮嗣國璠蓋國鎮兄弟二月甲戌國璠等攻陷弋陽 燕軍行三千餘里

上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木底城在南蘇

州夕陽公雲傷于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三月庚子

魏主珪還平城夏四月庚申復如豺山宮甲子還平城 柔然社

崙侵魏邊 五月燕主寶之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

死 六月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爲之大赦及歸送
之至雍乃還與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
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時緒與碩德威權日盛興
恐奸佞之徒從中沮惑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 案有雀數萬
頭闕于太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又秦王興殿後有聲
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城中一登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
得 禿髮儁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儁檀至赤泉而還赤泉在張掖氏池縣北 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爲忠以儁檀爲
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
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尙興弗許
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于茲五年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 土宇僻

遠威靈不接士民衝膽樓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聖德俯杖夏
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
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尙書一符臣州三
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
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貞華族以資
暴虜此五郡謂漢所開武威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爲聖
朝肝食之憂與悔之使西平人車皆馳止王尙又遣使諭解榷會
僭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湖五湖在姑臧南普先以狀告之僭檀遽遁
遣王尙尙出自清陽門僭檀已入自涼風門矣初宗敞父爰涼王
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尙書郎見僭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
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

耳以做兄弟託君可乎及王尙鎮姑臧遣做聘于儋檀儋見之
大喜因謂做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
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
今日得見卿也做曰大王仁侔魏武存念先人雖朱暉眎張堪之
孤叔向撫女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儋檀曰卿魯子做
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至是做爲尙別駕將送尙還長安儋
檀謂做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舍我去
乎做曰今送舊君所以忠于殿下也儋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
邇之略如何做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
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儋檀嘉納之
王尙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做乃上

疏理尙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坐拱之安運否離傾危之難自張氏殯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怒梟鴟以之翱翔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尙受任埜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勸課農桑時無廢業振王威以掃不庭回天波以蕩氛穢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秋風隕薄豈待勁鷹之威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于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自至京師二句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裴罪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夫裴氏年經知命首髮二毛髮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眾力是任禾等私逃罪應憲臺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缺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勛則功重言

瑕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于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也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俊也興曰有表理王尙文義其佳當是王尙所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于楊桓不出尙手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優于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興因召超問曰宗敞文才何如超曰敞在西方時論比魏之陳徐謏之潘陸興曰涼州小地甯有此才乎超曰琳琅出于崑崙明珠生于海濱豈得以地限人哉興大悅乃赦尙之罪以爲尙暫僭擅宴羣臣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

張駿字孟

日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萬世之業及秦師濟河灌

然五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眾軍敗于酒泉身死于彭濟

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于今百年十有二主矣

張氏自梁至重華繼靈祚元祚

天錫凡六主梁熙呂光呂紹呂纂呂隆王尚又大主

惟腹信思順者可以久處脣檀誓之儼

輒遣從事史歸聘秦秦王興謂肅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

德我乎肅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

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

者車騎從何得之肅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頭狼者實由車騎兄弟

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

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

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

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焉為騎都尉魏主珪規度平城欲擬鄴洛長安修廣宮室

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召見與之商功題久待稍怠珪怒賜死

題舍之孫也此莫題非高邑公莫題莫舍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于是發八部五百里內

男丁築溫南宮闕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圃規立外城方二十

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罷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坐八

月禿髮傳檀以興城侯文支銀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

車服禮儀皆如王者甲辰魏主珪如豺山宮遂之石漠自陰山以北皆

大漠有白漠黑漠石漠白漠二漠以其色為名石漠蓋其城皆石據北史石漠在漢定襄郡武要縣西北塞外九月度漠

北癸巳南還長川水經注長川城在柔元鎮西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

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修之至宕渠宕渠

縣漢屬巴郡劉蜀分屬巴西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按五代志果州南充縣舊置宕渠郡合州石鏡縣亦置宕渠郡皆當自白帝上成

都之路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修之退還白帝

禿髮僊檀求好于西涼西涼公曷許之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

安珍卽漢酒泉郡安兩縣也後人從省書之以彌爲謬傳寫之譌又以彌爲珍

曷戰敗賊守蒙

遜引還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于南燕主超請

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灋不奔喪超遣使讓之灋盟遂與

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

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灋往來疑有姦超收

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

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

燕主慕容康元年遇殺其母段氏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帝

大元二年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灋灋爲謀見誤知復何言

十一年

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

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

南燕青州刺史仇束萊徐州刺史韓范城兗州刺史

鎮梁父

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

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

奔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瀛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鎮克

青州鎮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鎮為始

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

刑增置烹轅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尙書論建義

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

賞有差 梁州刺史劉稚反劉毅遣將討禽之 庚申魏主珪還

平城 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尙書左僕射 十一月禿髮傉

檀遷于姑臧 先是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百草
自反乞伏乾歸甚惡之乃復入朝于秦 十二月以何無忌爲都
督荆江豫三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 是月桓石綏與司馬國璠
陳興聚眾胡桃山爲寇 胡桃山當在襄陽郡界 劉毅遣司馬劉懷肅討破之
石綏石生之弟也

丁義熙二年

魏拓跋珪天賜四年秦姚興宏始九年夏赫連勃勃

龍升元年北燕高雲正始元年南燕慕容超太上三

涼李壽建初三年是歲燕亡

春正月辛丑朔燕大赦改元建始

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寢強難制固爲主客尙書以其世子熾磐
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南燕主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 二月
已酉劉裕詣建康固辭新所除官欲詣廷尉詔從其所守裕乃還
丹徒 魏主珪立其子脩爲河閒王處文爲長樂王連爲廣平王

黎爲京兆王 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怛怛不得志出

爲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

何無忌都督浙東五

郡東陽其一也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

過府無忌以爲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

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閏月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事

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十承之劉延祖潛相連

結謀立桓胤爲主皆族誅之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旣爲桓元佐

命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

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元爲劉裕所敗隨元西走其

珍寶玩好悉藏地中及歸正後發其所藏皆變爲土嘗因月朔與

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

盡矣時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仲文臨當之東陽毅與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至郡後嘗引鏡自照不見其頭數日而難作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書少也 燕王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于北門土與毅同價宿

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

北燕營州刺史鎮南軍

苻氏嘗季夏思

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

本草曰地黃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觸子二月八月采

根陰乾解諸熱或血通利月水

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

熙哭之慙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百官于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爲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寢以爲殉欲以罪殺之乃毀

其襪中得敵氈

送終口襪

誣以燕呪遂賜死右僕射韋瑒等皆恐為

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殯府藏陵周圍數里

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投氏去尊號出居

外宮

氏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

苻宣十六國春秋及晉書載記

俱作苻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通鑑作氏王楊盛未知何據

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

等起兵應之南梁州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于盛盛遣軍臨瀝

口敏退屯武興

水經河水東逕白馬戍南瀝水入焉注云瀝水北發武都氏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過陽平關西而

南入于沔謂之瀝口有瀝口城郡國縣道記梁州西縣卡名白馬城又曰瀝口城劉蜀置武興督于漢中沔陽縣隋唐為興州今沔

州城古武興城也

盛復通于晉詔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秦華山地涌沸廣袤百

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五月壬戌燕尚書郎苻進謀反

誅進定之子也

孝武太元十一年苻定降燕見一百六卷

魏主珪北巡至濡源 魏

常山王遵好酒坐醉亂失禮于太原公主賜死 初魏主珪滅劉

衛辰其子勃勃奔秦

見一百七卷太元十六年

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勃

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

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于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

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

將軍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維夷

魏收地形志偏城郡廣武縣有三城唐延

州豐林縣古廣武縣地

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伺隙開隙邕固爭以爲不

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眾殘貪猾不仁輕

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

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

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

贖狄伯支珪許之

秦置賀狄干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狄伯支唐小方被禽亦見是年

勃勃聞秦

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

大城

大城縣前漢屬西河郡後漢屬朔方郡魏晉省

勃勃掠取之悉集其眾三萬餘人僞

敗于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并其眾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

史記及漢書皆云匈奴夏后氏苗裔趙維之後勃勃匈奴餘種故云然

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力俟提爲

大將軍封魏公薛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司

隸校尉若門爲尙書令叱以韃爲左僕射乙斗爲右僕射賀狄干

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魏主珪見其言

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爲慕而效之怒并其弟歸殺之狄干本小族

世忠厚爲將以平當稱又明于聽察爲人愛敬歸亦剛直方雅死
非其罪魏人痛之 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尙書事 秋七月戊戌
朔日有食之 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孫也 癸亥
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微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
跣步從二十餘里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于
熙熙欲殺之三人遂亡命山澤時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
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
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乃因熙出送葬遂相與乘車
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家與左衛將軍張興
及時進儼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爲主雲以疾辭跋曰
河間淫虐神人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

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宏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板于南苑收髮以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于門外乙丑雲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元正始國仍號燕熙退入龍騰苑尙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惟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舉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趨城卿畱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旣而熙久不至拔兵

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

熙微服匿于林中為人所執送于雲雲數而殺之年二十三載記

世凡三十并其諸子先是有童謠曰一束藥兩頭然禿頭小兒來

滅燕字上有草下有木兩頭然則草木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

拔小字禿頭有三子而雲其季也謠蓋曰高禿頭季子滅燕也幽

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

孫也 魏主珪自濡源西如參合陂乃還平城 禿髮儁殷復貳

于秦遣使邀乞伏熾擊熾斡斬其使送長安 南燕主超母妻猶

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攷使于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

太樂諸伎悉入于燕長安之陷太樂諸伎入于西燕西燕之亡燕

是南燕燕今稱藩送使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

得之

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宐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
且大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侵掠
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
人掌握豈可斯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智能回物辯
足傾人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
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滿奉表範至長安興見之謂曰封愷前來
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乎
卿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
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
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尙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
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

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
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
道沛然坐慈闕之心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
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
乃可若于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
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
延譽者也遂許以母妻還超慕容凝言于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
可復臣宜先使送伎然後歸之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
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于燕
招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旣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
還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

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毛修之與漢陽太守馮遷合兵擊楊

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

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謂其父瑾伯璜

滅修之欲致死復不復求生路也所以采淪泉壘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讎

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效死寇庭而救援理

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晉氏南

城郡于江南仍領繁昌等縣孝武罷襄城郡為繁昌縣屬淮南僑

郡今太平州繁昌縣即其地繁昌本漢潁川郡屬縣因僑立而是

縣之名遂移于江南此襄城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魏主珪如

豺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侯官見

年 珪收岳殺之岳性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閒珪甚喜之其為

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驍歛士卒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嘗為

相州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營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史進之岳
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忠謹如此及被殺時人莫不冤
痛 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馮乳陳為中軍將軍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
宏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護國大將軍務銀
提為司諫校尉宏跋之弟也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禿髮傉檀
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于均石大破之均石在張掖之東西陝之
西蓋西郡界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降之日勒縣在張掖郡後分置西郡在
日勒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肅開縣東南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于禿
髮傉檀秦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 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
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主興乃還超母妻

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大宮迎于馬耳關

水經濟南縣有馬耳山麓出水出焉

魏收地形志泰山郡有馬耳山

夏王勃勃破鮮卑辟于等三部降其眾以萬

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駿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旣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盡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于此黃兒豈小字也勃勃求昏于禿髮檀儋儋不許十二

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儂檀至于支陽

枝陽縣漢屬金城郡晉張實分屬廣武郡劉向曰唐蘭州

唐武縣漢枝陽縣杜佑曰唐台州會稽縣漢枝陽縣

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

羊數十萬而還儂檀帥眾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

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岡北渡趨萬斛堆

溫岡水名水經河水北過武威屬蘭縣東北溫岡其

即漢之樓蘭縣也

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儂檀將賀連怒

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眾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儂檀

從之勃勃于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

凌冰也築冰塞路謂勒兵死地使人自為戰

兵逆擊儂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

六七儂檀與數騎奔南山

漢書地理志武威郡蒼松縣有南山松

之界東出秦嶺至于終南皆此山也儂檀所奔枝陽之南山也

幾為追騎所獲勃勃積尸而封之

號曰獨懷卒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于青石原

後漢書西羌傳安定有青石岸安定

齊之涇州涇州有青石嶺俘斬五千餘人僞檀懼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皆

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一夕聚眾至數千人殿

中都尉張猛大言于眾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眾故也實躬悔過

何損于明而諸君遽從此小人爲不義之事殿中兵今至禍在目

前矣眾聞之皆散七兒奔晏然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袁輔國司馬

邊憲等謀反僞檀皆殺之 魏主珪還平城 十二月戊子武岡

文恭侯王謐薨 是歲西涼公壽以前表未報前奉表見上元年復遣沙

門法泉閒行奉表詣建康

戊義熙四年魏拓跋珪天賜五年秦姚興宏始十年夏赫連勃勃龍升二年北燕高雲正始二年南燕慕容超太上四

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八年南凉秃髮僞秦嘉平元年西凉李壽建初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

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

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尙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授制于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詞又難惟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使暫入朝其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

廷乃徵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尙書事
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爲青州刺史鎮丹
徒劉道憐爲并州刺史戍石頭 庚申武陵忠敬王遵薨遵字茂
遠初襲封時年十二流涕哀感左右以父啼爲桓溫所貶死痛恨
之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
宗兄亦何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魏主珪
如豺山宮遂至甯川甯川卽後漢上谷郡之甯縣也前漢曰甯縣
地理志曰于延水出代郡且如縣塞外東至
甯入沽水經注曰于延水遷是城南又東左與甯川水合水出小
甯縣西北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遷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甯縣
也 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超祀南
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火盛而烟滅國其
亡平超將登壇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俄忽不見須臾

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

賈公彥曰在朔日帷四合象宮室日幄

超懼以問太史

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北燕王雲立妻

李氏爲王后子彭城爲太子 二月辛酉北涼山崩地震折木時

沮渠蒙遜將伐禿髮僞檀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辛酉金也地

動于金金動克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蒙遜遂與僞檀戰于均石

大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拔之統降 三月庚申葬燕

于熙及苻后于徽平陵諡熙曰昭文皇帝 高句麗遣使聘北燕

且敘宗族

雲本高句麗支屬詳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

北燕王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夏四月尙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以吏部尙書孟昶代之

北燕大赦 五月北燕以尙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鎮肥如

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牧鎮白狼

前漢右北平郡有白狼縣節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

漢晉書縣魏收地形志曰世祖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其地屬唐營州柳城縣界

撫軍大將軍馮素

弗爲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尙書令

譙縱既遣使稱藩

于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于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

興以問謙謙曰臣家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

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

不假君以爲鱗翼立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

之置于籠格使人守之

籠格蓋卽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

謙泣謂諸弟曰姚主

之言神矣 秦王興以禿髮傉檀死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難

欲因而取之使尙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天國縱橫之規

三家爭戰之略還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詞致清

謝安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曰涼州雖弊僭擅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僭擅之所以敗于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僭擅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釁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部騎三萬襲僭擅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僭擅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使檄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

邀之僞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

自金城清河也

姜紀言于弼曰

今王師聲言討勃僞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

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

漠口在昌松郡界謂之昌松漠口魏收地形志昌松郡有漠口縣

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

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

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僞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

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爲內應事洩僞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

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奸人竊發于內危孰甚焉

不悉阮之何以懲後僞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于

野斂成縱兵鈔掠僞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

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弼固壘不出僞檀攻之未克秋七月

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
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傳
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傳檀慰撫
河外引兵還傳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
退保河曲

河曲在朔方東北
黃河千里一曲

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

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擒之虜其將
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
以撫之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魯郡太守徐邕棄城走車騎

長史劉鍾璽卻之

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劉敬宣既入峽

所謂三峽也

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

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

而前

此由內水而進也

譙縱求救于秦秦王與遣平西將軍姚萇南梁州

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

黃虎近涪城

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
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
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
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
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

私憾見上元年

毅乃止

乞伏熾磐

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

嶮岷山而據之

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

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虎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

趙肅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南燕

地震井水溢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

水經注澠水出營城東西北流入時水營

城即臨澠城時水通有澠水之名亦謂之時澠水時水東北入澠水澠水又東北合濁水濁水東北流逕廣固城西濁水亦或通名之爲澠水昔趙攻廣固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堅塞五龍口城必當陷指是水也南燕主超惡之問

于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

一具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于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是歲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

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

年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珪心銜

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

曰三歲犢果如何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高句麗遣使至南

燕獻千里人十人千里馬一匹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五

起義熙五年
盡義熙六年

安皇帝庚

己義熙五年

魏拓跋嗣永興元年秦姚興弘始十一年夏赫連勃勃龍升三年北燕馮跋太平元年南燕慕容超太上

五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九年南涼秃髮傉檀嘉平二年西涼李暠建初五年西秦乞伏乾歸更始元年春正月庚寅

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

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寄時運未可上智輟

謀全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

卷之五十五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辛卯大赦 庚戌以劉毅

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輳獨揚

州主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裕

領揚州故稱 戊戌潯陽地震 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

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

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爲

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二月南燕

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宿豫城在淮北

宿豫縣唐代宗諱豫改爲宿遷縣屬徐州宋白曰宿豫城在下邳

東南百八十里本宋人遷宿遷也宋武爲昌洪爲宿右屬縣屬臨

淮郡晉安帝立宿 大掠而去僞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

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爲侍中尙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竝

臣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
竝爲郡縣公桂陽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爲國結怨何功
而封超怒不荅尙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
國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
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
鎮淮陰以備之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于上邽彭奚念藥
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
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作亂秦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
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
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功請罪尙敢矜誣

自爲功乎秦王與自平涼如朝那聞姚弋仲之謀弋仲死 三月乙亥大雪平地數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弋仲孫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而奇之曰此非常兒也昔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之曰鎮惡及苻氏之敗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 武肅太康四年立臨澧縣屬天門郡隋并入澧州澧陽縣 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于劉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 恆山崩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

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慙不安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戚敗得失獨語不止若有鬼物對揚蓋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爲懷惡在心發形于外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之間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爲希少珪亦知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更當清治之耳是時羣臣畏罪多不敢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歸浩吏部尚書宏之子也宏未嘗忤旨亦不諂諛故宏父子獨不被譴 夏王勃勃帥騎二萬

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魏收地形志平涼城在漢安定郡陰界唐

爲原州之地依力川又當在其東南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

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

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

水經注流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流右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今有大峴關

魏收志齊郡鹽陽縣有大峴山五代志臨朐縣有大峴山杜佑曰大峴在沂州沂水縣東北

或堅壁清野大軍

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

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

不過進據臨朐

魏收志曰臨朐即我之別縣也屬東海郡晉曰臨朐屬東莞郡

退守廣固必不能

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

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

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
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
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
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晉京都殷盛戶口眾多非可以一時入守
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芟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
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
之民戰車萬乘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
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陛下
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
入峴自棄險固也晉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

不據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

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旣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

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

劉璋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

下獄乃擗菖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

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

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廬及左將軍段

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

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

巨蔑水國語謂之具水袁宏謂之巨昧水水經謂之巨泮水才出朱盧縣大山北過

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上下沿

裕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

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口

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兩

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

韓信事見九卷漢高

帝三年裕遣藩及咨議參軍檀詔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

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

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

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御輦及豹尾

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

御史奏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晉志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縣豹尾裕乘勝逐北直至

廣固彌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

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于是因齊地

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于秦赦桂陽王領以

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于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于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是月雷震大

題 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

晉氏南渡立南青冀二州于淮南北青冀二州于齊

地南燕尙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

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
送于裕先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至是
裕乃升綱于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
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
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
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請割大
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
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
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
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

何遜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詞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乞伏乾歸復卽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乾歸降公卿將帥爲軍佐屬 神見一百一十二卷 義熙五年 慕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逃去魏主珪盡殺之 初魏太尉穆崇與衛王儀伏甲謀弑魏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功秘而不問及珪有疾殺大臣儀自疑而出亡追獲之八月賜儀死儀昭成帝什翼犍之孫也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有筭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語云衛王弓桓王稍珪亦以儀器望待之

尤重數幸其弟如家人禮後矜功恃寵遂謀作亂封融詣劉裕

降

封融奔魏見上卷二年

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秦王興自將擊夏

王勃勃至貳城

貳城縣屬秦州在秦州東北平涼東南

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和

運勃勃棄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鑿與一

動眾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

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擒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

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

地形志原州長城郡有黃石縣

我羅城皆

拔之徙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

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于洛陽并兵以

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

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

能致秦師也今左密信誘範陷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元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裕謂範曰卿欲立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幾而作敢不至乎明且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隸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之而不彊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宏奔魏見上卷三年張綱爲裕造衛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

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超怒縣其
母于城上支解之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
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
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
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
遺于牀下乾歸欲以女妻遺子華華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
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
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彊卿乃以
華爲尚書民部郎魏尚書郎有民曹晉初分置左民右民江左以
後省右民郎有左民郎民部郎至是始見于通
鑑華性至孝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
故送爾助養華跪受之寤而有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

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

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

離桃皆姓也

賞賜以巨萬計衣食

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

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劒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

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

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偕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

眾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卽天王位

于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卽國號曰燕改元太平

諡雲曰惠覺皇帝跋字文世長樂信都人也幼而穎異及長懿重

少言仁厚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

恭順勤于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之上每有雲氣狀若樓閣其亡命

山澤時每夜獨行猛虎常爲避路跋旣立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
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
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尙書事孫護爲尙書令張興爲左
僕射汲郡公宏爲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
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
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弱冠自詣
尙書左丞韓業求婚業怒而拒之復求尙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
南宮令成藻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
坐勿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
何識子之晚也及爲宰輔謙虛恭謹非禮不動雖所養之賤皆與
之抗禮車服屋宇務于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嘗謂韓業曰君

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待之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鉞弋夫人以防母后豫政外家爲亂也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復元元年

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人爲

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珪知而復召之嗣欲入左右曰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全上怒甚入將不測陷帝于不義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于外帷帳下代人車路頭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初珪如賀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言于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

左傳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此語類之

且已有夫

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凶很無賴好
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爲樂珪怒之嘗倒縣井中墜死乃出之齎
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戊辰珪譴責賀夫人因將殺之
會日暮求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
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
安殿左右呼曰賊至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弑之十九年己巳宮門
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于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扉間謂百
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眾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
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眾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
惟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于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肥
如侯賀護舉烽于安陽城北

安陽城卽漢代郡之東安陽縣城也
魏收地形志永熙中置高橋郡治安

陽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

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費伏匿山中

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

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郎叔孫俊拓跋氏起于代北俗

尚獵故置獵郎以象望子弟有材勇者爲之亦漢胡門郎羽林郎之類也與宗室疏屬拓跋磨渾自云

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卽執帳下詣嗣

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兒爲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夜告安遠將

軍安同等眾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

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爲內應者十餘人

其先犯桀與者羣臣饗食之壬申嗣卽皇帝位蕭子顯曰嗣字木末大赦改

元永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權歸第不預朝政者悉

召用之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廝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之父也嗣以尙書燕鳳逮事什翼健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爲散騎常侍叔孫俊爲衛將軍拓跋磨渾爲尙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爲先帝所親信者爲誰王洛兒言李先嗣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爲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爲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爲安東將軍常宿于內以備顧問朱提王悅慶之子也拓跋慶見一百入卷有罪自疑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匕首入侍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有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匕首遂殺之役性謹密初無過行便弓馬轉爲獵郎既奉迎嗣卽位又除悅之亂嗣以其前後功重軍國大計

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段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和柔未嘗有
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
者皆飽之而退是以上下嘉歎洛兒喜騎射嗣在東宮給事帳下
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嗣嘗獵于澤南寒冰而濟
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嗣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嗣解衣以賜
之自是恩寵日隆及嗣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
勤發于至誠路頭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
無過嗣既卽位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過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
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其性無害每至平獄處理常
默寬恕之議以此見重于朝嗣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
功臣親幸莫及

十二月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乙巳太白

犯虛危

虛二星危三星晉天文志自須女入度至危十五度為元枹青之分野屬青州

南燕靈臺令張光

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柔然侵魏

庚義熙六年

魏拓跋嗣永熙二年柔然興宏始十二年夏赫連勃勃龍升四年北燕馮跋太平二年北涼沮渠蒙遜永

安十年南涼秃髮傉檀嘉平三年西涼李昌建初五年西秦乞伏乾歸更始元年是歲南燕亡春正月甲寅朔南

燕主超登天門

天門廣固內城南門也

朝羣臣于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

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諫曰陛下遭運厄之運正當

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尙書

令董謏勸超降超怒囚之

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魏主嗣以

郡縣豪右多為民悉患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

之于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

欲為民除害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

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于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二月癸未刺遣將軍于栗磾將步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利而退劉裕圍廣固累月不下河間人元女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按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段龜十旬不拔塞城而龜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

超及城內男女悉患腳弱出降者相繼超登而登城尙書悅壽說
超曰今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寔病日就凋瘵獨守窮城絕望
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劫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
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丙
戌之夕裕與佐史竝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裕帳眾咸駭
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藩獨起賀曰蒼黑者胡勝之色鵝者我也胡
藩歸我大吉之徵也眾乃大悅丁亥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
不利行師歷書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爲往亡日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
攻之悅壽聞門納督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
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敬宣先嘗奔撫故超以母託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

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隆安二年慕容

德建國號南燕二主十三年而亡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向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苟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

禹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于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
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
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棄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
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爾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
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
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
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元興三年循使道覆攻陷始興西使守之循甚不樂此
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南康山
之山也吳立南安縣于漢豫章梅嶺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南康所
謂梅嶺今大庾嶺是也南康山即大庾諸山皆在今南安軍界
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
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

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間未至朝廷急徵
劉裕裕方議置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
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爲勃海太守檀韶爲琅邪太守戊申引兵
還韶祇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
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 循水出漢縣嘉郡山漢南楚晉南康之地也循水至南昌縣歷南塘南塘在徐儒子宅西二城謂豫章尋陽也水經注曰豫章城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終回折至南塘本通贛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舟兵無所用彼必不敢舍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于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闢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

國未易輕也

始興漢子需後趙所統始興兵也

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

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

徐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

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

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詞色無撓

握節而死于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蘇興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

未至乃止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于言

色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筭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于輕脫

朝野痛之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執太守任蘭蘭厲色

責乾歸以背恩負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夏王勃勃

遣尙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

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

魏收地形志數城郡有定陽縣在今鄆州廬城縣界

阮將士四千

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涅山及

陳倉

據載記涅山澤名

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趨渭水

渭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省

晉分關中郡元豐九城志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有白沙鎮縣西又有白石堡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

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于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

而還初南涼王儁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

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

伐蒙遜大敗而歸於是儁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儁檀

大敗單馬走還蒙遜棄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鎮之誅皆驚潰

王鎮見上卷四年

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儁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

佗爲質于蒙遜以請和

敬姓

蒙遜許之歸至胡阮逃還佗爲追兵

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去于是石衛將軍折屈奇鎮據石

鹽山以叛僭置

石鹽山在姑城西南長甯川西北尉晉昌郡界僭張寶討曹祐于晉昌自姑城西臨石鹽據長甯

柁既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

成公緒守姑臧僭稱纒出城魏安人侯謚等

晉書載記作侯謚王侯等

閉門作

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謚自稱

涼州刺史降于蒙遜初僭稱之西征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

出歲星在西但宜自守不宜伐人且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

修德責躬可以甯吉僭稱曰蒙遜往年無道入我封畿掠我邊疆

吾畜力待時以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阻眾邪保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今天文顯然

動必無利不聽保又彊諫僭稱大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

徇無功封汝百戶侯及僂檀敗保爲蒙遜所擒蒙遜讓之曰卿明
于天文爲彼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非無智但言而不
從耳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
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然貴主未可量也卿如有婁敬之賞者吾
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至悞同
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逸之得歸姑臧僂檀謝之
曰卿孤之著龜也而孤不能從孤之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戶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
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李延壽南史作江上
當從之蓋希至山陽
則已渡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尙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
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

其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
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
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
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旣瘳將行
劉裕遺毅書曰吾往智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奸利其鋒不可
輕今修船塋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
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
不及劉裕耶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
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
于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
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

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眾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棄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裕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宜應赴旣令彼無以測多少又于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旣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藥與

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
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眾煩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邱進廷折
昶等以爲不然虞邱中兵參軍王仲德誓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輔
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棄虛入寇旣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
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
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同志
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
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不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尼運必
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
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爲必敗因請死
裕怒曰卿且伸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

曰臣裕北討眾竝不同惟臣贊裕行計致使強賊棄閒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虞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剽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咨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徐道覆請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于一朝乾沒求利旣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樂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

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

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同泊蔡洲乃

悅蔡洲在石頭西岸于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進計伐樹柵石

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查浦在大江南京近蔡浦口藥園蓋種芍藥之

所廷尉寺舍所在因以為地名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西屬

羣蠻所居之地謂之蠻其為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丙

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兩事殺乞自貶詔降為後將

軍魏長孫嵩至漢北而還柔然追圍之于牛川壬申魏主嗣北

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尙幼部眾立社

崙弟斛律號藹豆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盧循伏兵南岸南

即秦淮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

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

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

城險且淮柵甚固畱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

沈穆夫吳興武

康人也隆安三年孫恩寇會稽三吳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恩爲劉牢之所破并殺穆夫庚辰盧循焚查

浦進至張戾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

其情可知吾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

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

秦淮北岸也

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

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

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于南塘

南塘秦淮南岸也

六月以劉裕

爲大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車騎將軍司馬庾悅

爲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

興曰劉裕方誅桓元輔晉室卿何爲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
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方爲國患甚于桓元耳興以國播爲揚州
刺史叔道爲兖州刺史 丙寅雷震太廟鸛尾 盧循寇略諸縣

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
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畱

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

南陵在宣城郡宣城縣西梁置南陵郡及南陵縣蓋漢丹陽郡石城

縣之界也今爲池州貴池縣地

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開

內史蘭陵蒯恩中軍咨議參軍孟懷玉等帥眾追循 乙丑魏主

嗣還平城

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

越質屈機等十餘部卑種也降其眾

二萬五千徙于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沮渠蒙遜伐西涼敗

西涼世子歆于馬廟

古者祭馬祖後世因立廟以祭之故名其地爲馬廟

擒其將朱元虎而

還西涼公將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焉結
盟而還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
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爲
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
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于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
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
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
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昌立天
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修仰射廣武
不至其上名天門因以名郡輿地志澧州石門縣古天門郡
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爲苟林

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爲南繫校尉分兵配之使樂勝伐江陵聲言
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于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
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江水于縣西別出爲
注而東復合于江故曰枝江我朝熙寧六年省枝江爲鎮入松
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
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
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眾咸懼服莫有去
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
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
擊謙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苟林更相首尾人懷
危懼莫有固志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
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

其勝難必苻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同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苻林愚懦無它奇計以吾夫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閒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于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苻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咨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于是大安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邱進爲前驅屢破廬循兵進據豫章絕秦糧道九月劉遵斬苻林于巴陵桓石綏因廬循入寇起兵洛口水經注漢水過鍾興安陽縣又東至漢城南與洛谷水合曰號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注漢水所謂洛口也白號

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

徵陽當作登陽晉地理志徵陽縣屬上庸郡沈

約曰魏立建始縣晉武帝改曰徵陽周武王之伐紂庸蜀羌髳蠻
彭濮入國從之竊意徵陽縣蓋因古徵陽而得名而史無其據

據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造其子魏興太守宏之討石綏等皆斬
之桓氏遂滅韶暢之孫也

更臣曰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懼臨危于取免知處
死之不難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
至夫冲逵巡于內輔豁陵屬于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
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舞而溫
爲亢極之資元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
俞之忠無赦奔墓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西秦王乾歸攻秦昭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

于苑川及枹罕 甲寅葬魏主珪于盛樂金陵謚曰宣武廟號烈祖 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于劉裕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令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甯朔將軍檀詔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覆帥眾三萬趨江陵奄至破冢破冢在江津之東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咸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游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潁口初道規使遵

爲游軍眾咸以爲彊敵在前惟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

地及破道覆卒得游軍之力眾心乃服 鮮卑僕渾羌句豈輪報

鄧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 鮮卑有僕渾部句豈輪報鄧若則羌種也 王仲德等聞

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于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十一月

劉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 艦戶今舟人謂之馬

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癸丑益

州刺史鮑陋卒黠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盧循兵守

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

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

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廬循揚聲不攻雷池當蔡流徑下裕知其

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 杜佑曰晉大雷戍舒州望江縣是今皖口之西有雷江口卽其地宋書志

云望江縣西岸有大雷江自尋陽庚辰虞循徐道覆帥眾數萬塞

柴桑沿流三百里入江即望江縣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舻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

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

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

將趨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左里以其地在尋江之左故名杜佑曰左里即江州尋陽縣彭蠡湖口

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眾

竝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

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敵也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

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

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

行廣州刺史裕之哀之曾孫也裕自左里旋師帝遣侍中黃門勞

備于所在移置通鑑原文之會孫下即云裕還建康劉毅惡劉裕之每從容與裕言程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二十六
字案宋書武帝本紀義熙七年正月己未裕方至建康六年十二
月尚在途中此時毅方監太尉府事未聞其前途候裕也何得便
與裕從容談論乎故移此二十六字語之次年裕
至建康之下此處則補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之事

燕廣川公葛

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燕王跋以二藩
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葛泥曰乳陳有至
謀願與叔父圖之葛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宏與
張軌將步騎二萬討之宏先遣使喻以禍福葛泥欲降乳陳不可
與謂宏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宏乃密令人
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
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葛泥乳陳懼而出降宏皆斬之跋
以范陽公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宏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

山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五終